王文安公詩文集

王文安公文集卷之一

男祐編集

序

登高詩序

都城西北山林泉石之勝嘗一遊覧而學士錢公習禮好之不忘與李公時勉陳公德遵曾公鶴齡暨予期九日出城登高以償所好又以是日必賜宴乃更約預遊焉衆皆曰然九月五日早朝侍經帷退偕出西安門而李公暫還私第於是四人者聯轡出宣武門西行五六里下馬令從者煑茗而李公至飲茗罷南行而西至天王寺塔巍然如舊佛宇方修飾座後壁施生絹縱横可

三丈許繪觀音像歎其畫之工忽一僧至曰近冨人以白金百餘兩募指揮商喜畫喜蓋宣德中以善丹青得官也又相顧竊歎一壁之費如此而畫工之能者亦至是耶後有臺稍高峻登而四望城闕崔巍峙其東群山蒼翠繚乎西北而南則平疇廣陸長林大澤曠莽千里渾河浩乎東注其逸無際臺之石隙多細草可坐欲呼酒來酌僧邀入丈室焚香獻茗果言寺塔創於隋寺古僧少車馬罕至近時權貴創寺環布城邑度僧至數百千寺多圖無益僧且混塵俗耳僧名聞宛平人也與僧別北行一里許至廣恩寺益權貴所創者外門表石刻

大光明三字門之內鐘鼓二樓又重門栖僧之宇疊時
其中以黃金飾像五綵繡幡幢他器物備極工巧觀者
駭僧聞客出迎長身古貌白髭毿毿然詢其名曰主
寺趙州和尚也導客觀兩廡畫壁頗能言壁間故事從
廡東登寺後山寺元長春宮故址山聚土而成樹木蓊
茂不可遠望還坐僧室僧善談論自謂所至能修大室
廬廣招其徒識趣與天王僧異出寺又西北行三百步
至子小園傍井多柳其西曠然遠山亭亭微露秀色如
脩眉半出天際乃酌酒坐柳陰下錢公喜獨盡量飲既
乃至李公園又東出古城北繞城河流如練沿流行數

十步登城磴道欹斜荊棘叢生微風蕭颯幽思浩然還李公園劇飲坐返手棗樹多濃陰棗酸未可食而樹傍冬瓜大如甕欲摘之李公曰可擅食人果邪皆大笑日將夕乃還明日錢公以江山留勝迹為韻各賦五詩屬予記嗟夫佩萸登高九日之事預遊則自錢公始夫豈好遊也哉歐陽子所謂在乎山水之間而已詠歌而記之固宜然思前時城西之遊皆侍郎王公行儉所倡率公承

上命出掌部政位望尊崇有所不暇五人者為之戀戀焉然公亦未必忘情於此也乃併書之不鄙誦予之言又

豈無所歆羨哉

戴氏族譜序

番之浮梁多大族以戴氏為首稱謂其仕而顯者居多予嘗聞之而獲與其人游得給事中弁也弁字士章恭謹而好禮以薦拜陝西參政今改廣東予去年南來又得吏部主事瑺實弁之從子也字廷美清直有學行辱與之交而其弟琳珉皆俊敏第進士琳自鄉來循循雅飭善事其兄於是竊歎戴族之大所謂仕多顯者可見矣家故有譜士章與從弟慈溪教諭士儀沭陽訓導士端重加脩輯而廷美請序其端予閱之居浮梁者始於

宋錢塘令士先也士先之前固多顯人自士先而下至

逵美凡十一世而其間仕者有蔽望隱者有操行譜之

所載蓋無不備焉夫譜之作紀先世之系明尊卑之序

使族之人不忘其本而篤於孝思敦乎親親之誼也此

豈細故哉士韋兄弟所以重於譜乃加重修而逵美徵

言為序其賢為何如先儒曰子孫賢族將大予知載族

之豈顯蕃碩必又自今始乃書以序之凡為其後人者

亦豈不以譜為重哉

送學士蘭公致仕詩序

聖天子在御之九年歲癸亥秋八月翰林學士郯郡蘭公

從善以致仕還其鄉詞林諸君子既燕餞之又賦詩以
榮其歸而學士錢公屬予序其詩竊惟有道之世士之
進用也以其時其退休也以其年而上之於士也處之
有其道進則使遂其志而退則使全其名學士之至如
此士之遇斯時者豈易得哉公在洪武間領鄉舉典教
州郡已有名譽暨
文皇臨御天下登用儒雅是時
宣宗皇帝為太孫大開講筵公以教官起擢翰林編脩講
說經史自是受寵眷日厚累官至洗馬而學士之陞實
上之所擢任也公有學行嘗以老乞身詔不許至是再上

章懇請乃許之初上之不允者貴老而尚賢也今俾之致政者以其力辭而不貪祿固寵也是則公之用遂其志公之去全其名遭遇盛時者公其得之其歸也如之何不為榮乎雖然公之歸榮矣而公之心感

上之恩豈敢一日有忘必如趙叅政之憂國愛君有所陳論見鄉之故舊必如疏傅之散金以為歡娛與賓客周遊園林必如歐陽公之在潁以觴詠為樂則庶幾稱公之去也盖近時以老休致者多而學士則惟公一人而已公之志亦豈不在斯乎宜諸君子有言以為公贈也予以衆邁之年未遂所請公行竊為歆羨遂書此以為

諸作之引

送徐僉事赴任詩序

閩為東南大藩阻山並海統縣數十長吏大小上下相屬以承理庶務其兵政則武臣將佐分設守禦以振肅之又其外則海邦諸夷歲通貢獻使客交湊商賈輻集百貨出納聚積亦皆有司以莅之然而糾其違法急事以表百司者實賴於憲臣焉故國家之制外藩設憲司以提振綱紀為之憲臣者其任亦重矣哉余友徐君則寧由進士歷政都察院會車駕巡幸北京

召至行在授福建按察司僉事余忝以文學侍從之臣同

在邑徒喜君之來轉是顯擢將行因告之曰今天下承

乎

皇上光勵精圖治於風憲之官必慎其選特以進士明經有才故超擢至此今君之任也亦曰不矜其位高侈其祿厚益加之以憂勤持之以節操使威愛並行明恕兼盡閩雖大藩也下吏之庸汚兵賦之調發民俗之善惡必有所懲而所謂遺法急事者無有則紀綱秩然而正矣雖然余與君相知君之為人謹厚詳審又世為宦族君之從父孟仁孟恕皆為縣有聲君之尊府亦讀書好禮而君又從學於兩臺傅先生於政事設施講之非一

日閩之憲臣得君亦何幸哉他日閩士大夫來者必有能歷道君風霜氷玉之操者是又余之所望也故凡朝士之相知者皆賦詩為贈而余則書此為叙云

送王副使赴山東序

予來京師得交游四方之士而於御史王公尤所推敬焉公字公美醇實而粹雅外柔而內剛喜愠未嘗形於辭色初為鄉校弟子登太學與脩永樂大典從諸儒在館閣卓然有聲譽遂擢為監察御史迨今凡八年矣公美在憲臺未嘗自伐其能常自以為遭逢

聖天子在上既聖且仁於刑罰之用敬慎之至於是夙夜

以思愈不敢懈於其事而息於其心持法必務寬平巡歷郡縣糾察吏治揚善罰惡必求至當而行論者謂公美能體朝廷寬厚之意得風憲大體他人有未易及者也今年秋九月以推薦陞為山東按察副使其僚友御史楊公爲求予爲文贈之公美予所知者其可無辭予然嘗聞之昔人有言曰士君子抱負才學不得爲諫臣則必爲憲官而後可行其志此士之所願望也然豈偶然而致哉必遇其時耳有其才而不遇其時志不得行矣遇其時而才不能以有爲則留其所任矣雖一官一職皆然而況於憲官者其責尤重乎今

朝廷之制在內有都察院外而方面有按察司所以明
法度正紀綱糾姦宄而揚善類必遴選公廉平直有才
望者任之非其人不可而公美既為名御史又超擢為
方面風紀之司所謂得行其志而遇其時者矣亦何其
幸哉公美是行也激揚之暇則必觀風于齊魯之邦其
詩書弦誦之教尚振勵而興起之告其士大夫曰今
聖天子大敷文教俊乂皆在官使吾黨之士所以際遇斯
時獲覩太平之盛為士者可不奮然乎俾齊魯文風益
盛者必自茲始敢以是為公美告也故書以為序

姑源珠璣後序

江陰楊君信民篤學之士也以纂修入秘閣攉宰日照尋辭官而歸兵部郎中徐君孟晞與之同鄉也一日持書一編請於余曰此楊信民先生所著姓源珠璣晞之從子景南爲命工鏤版請言以序其後余因閱其書蓋以韻類姓因姓著名凡其人之言行出處及其賢否悉書其大槩信民自序謂欲使人易於披覽且有所懲勸焉其用心不亦勤哉近時士大夫仕而罷官與休致而歸者多矣然慫知足之戒廣蓄積置田園以爲身謀者往往皆然有能端志寡欲養高林壑以吟咏自適著書自娛者盖未之多見惟信民能之其志固異於他人矣

而景南以富盛仕宦之家無紈綺之習所好惟翰墨典籍於是編為刋梓而傳之亦可尚也已余所以嘉信民而又喜景南之賢能成信民之志也嗟夫信民此編固可嘉矣而其間去取或所有遺漏而未備者信民自知之然亦出於記臆且成之欲速未暇徧閱群籍故耳覧者可畧此况信民年未耄老方優游無恙專事筆墨其所著亦未必止此也因孟晞之請姑序之

送潘副使序

聖天子在位之十有五年朝廷清寧萬方賓服而於庶官之任必慎重其選乃者藩憲缺員詔簡廷臣歷年久而

練事多爲衆所推讓者任之而御史潛公彥鵬實膺茲選遂擢爲廣東按察副使皆榮之以爲大藩之得人矣其友御史鄧公存誠乃率諸同列祖餞之又徵文以華其行予不獲固辭乃爲之言曰古之君子莫不務於學也學有諸己則可施之於用顯名當時而垂休於後世矣然所謂學者果何道哉正心而脩身窮理而盡性博通乎古今而周察乎事物以及於刑名法制律歷之書亦靡不窮究其理是以其聞見益廣知識益弘措諸天下國家之用而無不勝其任者矣故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其此之謂乎今世之士務於學矣而見之於用者

或才不足以任事而德不足以及物非滞於膠固則入於憸邪遂不可付之以任而屬之以事豈有他故哉由學之不精理之不明耳予嘗有嘆乎此而唯吾彥鵬則異於是也彥鵬鈞之名士聞其在鄉校時篤志於經史百氏之書遂登進士第擢官為監察御史凡十年矣然其為人外則溫和樂易而其中則介然若鐵石不可動搖用法則務平恕糾擊則不徇私曲士大夫以是稱道之其名散益卓然於時矣非其學之有素而可施於用者能若是乎今去為大藩憲臣也予知其以平昔所得者行之又焉往而不可哉雖然東南藩屏唯廣海之地

郡縣數十號稱險遠難治所以撫綏其民懲罰其贓吏而興其學校旌其賢良表其孝義以敎勵其風俗者尚有賴焉彥鵬其究心于茲庶幾行其所學顯名垂休斯無負

聖天子寵擢之意也故序以贈之

送陳知縣之任常山序

古之君子能謹於行一念之誠惟在於脩身勵志力學敦本而於事之遺於義者毫髮不爲其行如此豈特人所敬愛而天必孚之俾其榮盛而豐顯也今之人與古人則異焉姑以予所見者言之與余同時同游同筆硯

者其人負奇氣俊爽而超越者固多矣然其間恃才而矜鄙吝而諂浇薄而校者一時競相效習以善詭為得計趨公門耶利為能事而於問學則漠然畧不加意彼皆流靡無聞覩其行而獲報如此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豈不信哉㣲祖紹烈余同里也其父祖皆敦實務德紹烈充庠校弟子質厚而性敏心坦而氣和探索經史孜孜不懈所謂矜諂縱怠好訟趨利則未嘗有之永樂中貢太學益持謙勤六館之士咸推讓之至是以歷政大司冦著毅於時擢滁江常山知縣銅章墨綬燁然光華人皆羡之嗟夫紹烈之所以至此者非天厚其報歟人

之其身能致其謹而不自流蕩爲物所溺而虧其守者必能企仰昔之君子循其道不以窮達顯晦而易其操則庶幾其可矣紹烈旣以其行之篤受職爲大縣其往也必持己守正善其政以惠其民終始不渝則行益謹而名位必顯其獲報也必大一邑云乎哉予老矣叨祿已三十餘年無補於時惟謹守其分竊思往者有所慨嘆而嘉紹烈之爲人故爲道之以贈行且以示鄉人焉

送劉知縣還晉江序

聖天子初嗣大位銳意治道以至紹祖宗之鴻圖下詔求賢責吏事循名索實而尤重守令之選不以畀之非人

者以其於民為最親也故當正統紀元之初群臣述朕
至者俾詢諸方岳察其賢否大明黜陟以公天下以阜
成群生以熙庶績以昭太平之治也猗歟盛哉来朝之
臣承休命歸榮治所亦惟體
上圖治愛民之心不必他求矣夫圖治愛民仁也為民師
者誠能昭宣是仁使斯人遂其生庶物得其所則可以
無負今日之盛舉也已閩之晉江令劉慶紹績金谿故
家之子也為人疏通爽闓才能駿發由胄監生擢任斯
職夙夜勤勞以事其事而惟恐廢務曠官以貽弊於民
有辜授任之意故譽望日著岳牧咸稱之及茲述職歟

奏課功具有其實

天顏喜悅勞之來之俾俊其任以終惠其民也然治民之

道莫切於[illegible]所謂仁也仁者人心之德非待外求也舉

而行之在我而已舍而不行亦在我而已紹續之還晋

江尤當益勉其勤務其事舉斯心以加諸彼則能體上

愛民之仁何民物之不被其澤而政治之不成哉紹續

予鄉人也喜其有能有為稱為邑令故於其行歷道以

勗之

送陳用謙還鄉序

皇上在位之六年永樂大典告成召天下學校士之俊儒

能文者至京師入秘閣而書之及成則錫宴南宮賜騶以榮之余友陳用謙氏實與焉其歸也予送別都門外酌之以酒因喜而告之曰始予居鄉校時得吾子甚端厚穎敏為文辭才思湧發浩浩乎若江河之不可禦者予深敬慕之惜不得與吾子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而交游豪傑之士以充其所學如太史公之所為也及予官京師且六年矣而吾子始應召而來夫京師天下之都會也帶長江之險峙鍾山之高有宮闕之壯城池之深與夫倉廩府庫之實而兵甲武備之堅且利也而吾子觀之石渠天祿名儒　公雍容閒雅而校讐議論者吾

子又親近之凡昔之所顒慕者吾子於今日而得之矣夫今之為學無汩沒於淺近必至其遠者大者非有他也求其聞廣見多以盡乎天下之大觀而奮發其志氣以期於有為者也昔蘇文定公少時遊京師自謂見山川江河之壯又得拜歐陽公韓太尉之賢顒瞻其光彩聞一言以自壯將歸而益其學斯以為李故其文章事業終至於不可及也雖然傳不云乎有為者亦若是今吾子以方盛之年又當

皇上大新文治之日觀京師之盛如此其聞豈無若昔之歐陽公韓太尉者以為之瞻仰益必自此有所得歸而

益進於學又何患它日所造就者不如古人哉故予喜而為吾子告也於是再酌之酒因書以敘別且深有所期望云

送鄧子從赴南寧河泊序

世常論士之進退用舍必因其才之高下為然非又可以槩言之也才高而達矣有終身不達者焉非其才而黜抑之矣又有奮然得意於時者焉彼達者固喜而不達者豈無戚然於其間乎惟君子則不然其未用也脩身勵行既用則盡忠竭力苟猶有所未達沈抑頓挫久屈於下夫豈有所怨尤哉必曰吾之才未至也吾不君

他人也益加惕勵以敬其事而期於有所成而已矣鄧君子從以才能應召擢龍游主簿已卓然有聲尋遷早林巡檢捕緝盜賊居多以詿誤赴京師左遷南寧府河泊官人皆惜之謂其才可為一州一郡而終獲顯達於時乃處卑職于遠州下邑子從欣然自以為才未克識未廣方將自責焉聞者賢之作為詩歌以贈其行而脩撰羅君汝敬屬予為之序子從故廬陵大族永提刑某之後也其始來京時予獲與交焉為人倜儻能辨論甚有才能今往南寧宜其戚然矣而獨能責己自勵亦賢於他人者乎彼以非才而僥倖於一時者視此豈不可

愧哉夫良冶之金必由煅煉而後成器深山之松栢必
經斲削而可以成材人之智識非歴試任使練達世故
磨以歲月則何以至於大用子從茲行必益自加勉以
盡職分之所當為它日奮自下僚以膺顯擢益可待也
故書此于衆作之右

送尹循御史還南京序

予常以為士之立身也莫切於務學而為學之要則在
於親師取友焉師者所謂傳道授業解惑也而友者所
謂輔之以仁切磋以成其德者也既聞之於師又正之
於友則其所未能者必企而就之而行之失中者必有

所救而不至太過則所聞者益精所知者益廣吾之學有得焉非但可以成己而已由是推其道以治人治國凡有所施為於天下者皆是也故孔子之語弟子必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荀卿子亦曰學莫便乎近其人是以古之君子之於學者莫不以師友為重而終能有所得焉後世之人局於所見而自矜其能不尊禮於師且益於友而所謂傳道解惑切磋琢磨者無有也宜其所聞見者不逮於昔人又何以措之於用哉

安成尹脩以進士擢為監察御史

聖天子駐蹕北京乃詔其還涖事於南京士大夫為詩歌

贈之而屬予為之序予聞脩在鄉校時顏敏敦慤與朋友講學相切磋甚至又嘗學經於今翰林脩撰蕭君時中蕭君以詩魁于鄉繼大魁于天下而脩之得其指授者為深遂登第膺薦顯擢若脩者亦可謂好學之士善於親師取友者矣故其所造就有如是也雖然予尚有告於脩焉天下之事變無窮要必求之於心而究其理之至當焉是故居其任也行其志也施諸政事也而於其所學也尤必討論講習以探其本則所資者益深所用者益廣故曰仕而優則學蓋所謂學者始終不可廢也脩之行也峩其冠而華其衣威儀肅然為風紀之臣

矣其必能盡心於學亦皆如昔時焉則見諸行事必大
有為於時矣余嘉其志故序以期之為書于諸作之右

送驛令王瓚赴任序

永樂壬寅春二月今少師工部尚書建安楊公與予凡
五人以詞臣扈從
太宗文皇帝北征沙漠夏五月駐蹕威虜城之北其地漢
李陵嘗居此有驛曰李陵臺驛相傳城中有李陵碑
上聞之命臣英與士校往視碑偏索之不得而北門有石
圓首出土數寸發而視之其額曰有元李陵臺驛令謝
弘信德政碣隱士葛循撰錄其詞還奏

上曰此碑是矣傳言者訛也迨今二十餘年感虜之命未嘗敢忘而恒竊嘆曰驛官非崇扶要職也有善政人亦刻石紀其德士之受一命而仕者可不思盡其職善於政事使其名垂於不朽哉同里王瓚以藩省承差試事兵部授與化府莆陽驛令承差即元之所謂宣使今易其名也瓚年少才敏能書楷事二親孝處兄弟敦禮讓在藩省及兵部勤慎不懈又喜從學士大夫游人皆器重之授官為驛令蓋宜矣雖然感虜塞北古烏桓之地其民於驛令之賢尚立碑頌之況中國乎況今明盛之時乎況與化為閩文物之邦乎瓚往無以職卑自怠其

事上接下必恭慎和易凡於事之所當為者必竭其力則嘉譽日起人所仰慕刻石頌德豈下亦猶謝令哉君子之於人也既稱美之又期勉之愛之至也予故以昔之所見者為讚道之且勉之

東郭草亭宴集詩序

詩之作豈徒然哉因事即物有所感則形之於言至於燕飲遊觀之勝心有所樂則發為咏歌者皆非偶然哉天下承平優游無事縉紳大夫乃得以遂其樂而言之發有不能已者昌黎韓子所謂飲酒而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而成其文者是也乃今休暇之日朝之

卿大夫十人相與出遊會于鴻臚卿楊君思敬之草亭思敬舉酒飲客客皆樂遂各賦詩少傅廬陵楊公既序之思敬又屬英序其後草亭在都城之東南翼然而高泉石花卉之竒麗宮闕都城之宏壯西山居庸之高盧溝潞河之流平川大澤烟雲草樹斯亭一覽而悉得之於此而衣冠駢集尊俎前陳觴酌屢行清歌間作飲者欣喜情洽興至而詩之作有莫之能禦也非宣其和感其心而成其文者邪十人者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葢殿大學士廬陵楊公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南郡楊公禮部尚書毘陵

胡公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生泰和王公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讀文江周公翰林侍讀學士安成李公文江錢公侍講學士泰和陳公其一人英也主者思敬雅歆者光禄監事致仕李通斯集也有名德鉅公焉有文章宿望焉英得與於斯又得託文字於其間蓋亦非偶然者矣

彭御史挽詩序

嗚呼士之死固可哀也有可哀而求其死而無愧則奚以哀為然所謂士者以其賢於人也賢者或困讒毀而嘗於其年雖無愧於死而人必哀之甚則咨嗟慨嘆發

之於言辭而挽詩之所以作焉此其情動于中蓋有不能自已者矣西昌彭百錄以進士為監察御史百錄氣剛志銳力學工文詞為御史卓然可稱屢巡歷外郡在兩淮則毅望尤著摧姦剔蠹吏畏民服淮人極口稱頌之以母老歸侍于鄉百錄自負介直論人物賢否別白是非其言侃侃無所顧忌見嫉於鄉之澆薄者竟以事傾陷之逮至京得白俟侍選于天官矣然其中猶欝欝不平竟以疾而死其年才四十有八耳縉紳之士以百錄士之賢者也嫉於讒邪誣枉方直而其年止于斯哀其死也競賦詩詞以挽之予讀而悲焉嗚呼百錄死不

可復見矣死而可哀與所謂無愧者非百鍊予人無賢
不肖皆有死也彼個百鍊者獨不死乎雖不死必有所
自愧況死而豈有哀之如百鍊者乎則百鍊雖死其又
何憾哉予故為之序

送周學士赴南京詩序

聖天子在御之二年春開經筵簡儒臣學行之優者進講
經史自少傅楊公士奇而下凡十有五人而翰林侍讀
周君功敘其一也功敘所陳說皆嘉言正論多所啟沃
其賢簡在
聖衷久矣比言事者謂南京六部法司正佐官多未備上

是其言以監察御史齊韶為刑部侍郎大理丞廖莊為少卿又以功叙為侍講學士俱馳傳往南京三人皆上所簡擢也惟學士清華之秩非他官可比職在典詞命論思獻替朝夕侍上左右於功叙固宜矣然南京翰林久未置學士以屬官權署位卑望輕人皆易視之上所以特命功叙殺經帷之講授學士之職以為詞林之重也其任豈不專於他官乎功叙行端而學邃文章之作典則宏奥足以鳴國家之盛南京縉紳大夫莫不以為具瞻而知學士之重如是哉永樂初予以選入翰林與今吏部尚書王公行儉同官至學士同拜侍郎同功

叙侍經幄而予以疏不能與時俯仰為人所嫉忌出理部政禮文事煩勞勤朝夕　得如功叙受恩命之榮為詞垣之長予既深有所歎羨而又竊思之功叙之尊先大夫岐鳳先生明經博古自邑校官累陞博士紀善終職方員外先生教士有師範誨王有箴戒為職方多有所建明聲望卓然功叙之學得於家訓而官至學士焉益善繼先生之志也予辱交於先生與功叙游非一日其行也不可無言而行人司正尹昌待詔鄒循傚能言者賦詩為贈屬予為序知功叙莫予若也遂書以為諸作之引

故醫士徐先生挽詩序

嗚呼子宇其亡矣人之哀子宇者何其至哉子宇世居姑蘇洪武初父仲宏以留室徙居京師子宇力學讀經史工於醫以藥療人疾無貧富貴賤皆予之輒有奇效而不責人之報鄰人以宋清稱之既隸大醫有薦其為醫官者力辭遂移疾家居子宇孝友誠恪不伍流俗以琴棊觴咏自樂公卿大夫莫不敬之卒壽七十有二人人為之哀哭而能言者又作為詩詞以挽之嗚呼向使子宇以醫取利以能醫取一官居閭闠之中務華靡之習無脩絜之行人焉得而敬之歿而焉得而哀之哉士

之生世雖無一命之貴而死則為人所哀慕焉惟賢者如此其子宇之謂歟子宇雖沒復何憾哉其子継東悲慕之至以挽詩請予序其首予知子宇名久矣故不辭而書之且以泄継東之哀云

送張知縣還任序

余友張君澄字烱寧少與余同游郷校烱寧獨循循雅飭樂善好義而忠信篤實郷之人多敬讓之及其貢京師入太學太學之士又推重其行誼由是祭酒司業博士聞之皆愛其為人且曰烱寧德甚優才可適用使為州郡長必能施其善政不至於苛刻以厲其下未幾試

事兵部擢遷安府神木知縣烱寧之官也幾三年廉介自持撫其民如子未嘗用刑罰亦未嘗以暴怒訶詬其左右而民亦視之如父母趨事赴工罔不效力適來朝京師過余舍弊衣羸馬行李蕭然無異在鄉里時余嘉烱寧之節概如是誠不負昔者師友之所期望也夫古之所謂良吏者如卓茂令密舉善而教不能視民如傷故德化大行蓋人之有生其情莫不欲安順其性而保之使其生遂之使其安而厚之使其富人亦孰不心悅誠服感慕鼓舞豈待威驅勢迫而後致治哉若茂者無愧於斯也今烱寧之於神木能子愛其民亦庶幾卓茂

着矣雖然今天下承平四方民物殷阜
聖天子尤致謹於治化民事得失許守令悉言之蓋拳拳
為愛民之至也炯寧之來朝也既承命矣今往神木也
尚體斯意益撫綏其民毋徒以寬而縱法又能慎終如
始使世稱為良吏是余所望也予與炯寧有夙昔之好
故酌之以酒因叙此為別

送太學生王秉淵赴南京序

王餘慶字秉淵金谿大姓也其家譜載系出宋判國文
公之後秉淵幼警敏為邑庠諸生能力於學貢禮部試
其文藝優等陞之太學得往南京蓋南北俱有監學而

南士則從於南也秉淵既行刑部主事何自學與交游者求徵言贈之夫太學養天下賢士訓以師儒厚以廩餼使之修身肄業充其學廣其才以為邦家之用也譬之佳木植而培之溉之久則至于合抱必取為棟梁而良金之在冶鎔之鍊之則其質堅勁必以為利器也是故士之登太學者其有成也可待然亦惟能從師取友勤於問學乃可苟嬉游自肆揭玩時日亦終無所成昌黎韓子之所謂業精于勤荒于嬉者是也秉淵年壯志鋭尚自奮爲無荒以肆予見其學必進出而爲時之用如良材精金之爲棟梁利器也必矣予與秉淵同里相

知名故書以贈行且以期之

立春日讌集詩序

古之人因時撫景必宴飲以叙其欣娛歌咏以適其情性獻酧俯仰之間有更唱慨嘆之意焉君子取之若右軍蘭亭之會太白桃李園之宴倡絕一時讀其文至今使人慕之夫豈好為逸樂哉盖難遇者時也時有不同因其時以暢叙其情雖觴酌俎豆一餉之間自有其樂此皆情性之自然而世之僕僕奔走汩於勢利與夫遊佚沈酣者又不足以語此然則能以文酒相歡如古人者何人哉今

天子在位之七年四方清平乃舉迎守之典駐驛北京予與諸君子列於翰林扈從之臣樂覩盛事遇一時一景必舉酒相慶又歌咏以紀之冬十二月庚申乃新春之日内廷既賜宴百官皆得休暇於是合同官凡七人宴于脩撰余君之私第飲酒樂甚因取杜少陵忽憶兩京梅發時之句分韻各賦之明日侍講曾君命予為序夫春者歲之首也當天時和煦萬物發生之始上有聖明之君順時令以敷德澤朝野熙熙乎一和氣之流行也故吾數人者得優游詞垣而又得盡讌會之樂雖無管弦之音綺麗之覩而有歌咏焉以適其情性亦庶幾

遐跡古今一并也然則斯會亦盛矣哉予益竊慕古人者而後之人讀是詩想一時之樂亦必擊節嘆慕有如予者矣遂書如右

送太學生王宇直序

金谿邑治南之明谷里王氏世居此代多令聞有隱君子士允瑞粵質直譽望著於州里士允之子宗敏宗禔宗俊宗睿俱穎秀而好文家富而尚禮予皆獲交焉宗睿三子長芳字宇直以才質之美補邑庠弟子員習進士業試于鄉不利今年貢禮部升于胄監遭遇盛明之時登于天子之學人皆為榮之宇直憮然若不自足請

予一言以勉進於學予喜曰宇直其賢乎哉今四方庠校之士充貢登六館者多昂昂然自以將有名位志驕氣盈可無待於為學矣宇直則不然方欲進學不自滿自矜其學必大進德必有成仕必至於通顯也宇直非質美而好學者歟非有得於父兄家庭之訓歟信乎其為賢也已夫士之賢於人者豈自以為賢哉雖學矣尤恐其未至宇直能之雖仕矣尤恐其未能始終無少懈怠宇直尚以是勉之書曰念終始典于學詩曰夙夜匪懈是也惟如是則宇直之顯擢峻用以榮其親者豈不可待而至哉予嘉宇直之賢又辱知於宗齋乃書以復

其請且以期之字直若歸家省親之起居宗㓝誦予言
未必不以爲然也

精學齋

王文安公文集卷之二

男祐編集

序

送鄧郎中赴南京詩序

皇上以神聖之德臨御天下文教宏敷海宇清晏而於任賢用刑則尤致其謹比以兩京官屬多貪暴無行者詔悉罷黜之選賢能者居其任凡法司讞問繫囚必命之詳審至再雖有罪者猶不忍加刑寧從輕典蓋惟恐罰之及於無辜也堯舜之任賢勿貳欽恤刑罰何以加於此哉廬陵鄧麟彥禎永樂中以貢士擢户部主事改刑部今秩滿九載陞南京刑部郎中彥禎初授主事時識

之於故春坊庶子鄒先生仲熙家喜其謙遜謹愿及屬秋官大聞其能慎於理刑不尚苛刻竊為嘉之故比者簡黜官僚其法雖甚嚴而考績獨以賢稱今又秩滿為郎中予於是益喜考績矣夫任官固不輕也而考績方受命得陞其品秩刑政固重事也而考績方為正郎以掄其曹事然以考績之素所能者施之豈不足以稱其任而盡其職哉雖然予聞之古之仕者未必不賢也而尤恐其未至焉見於命官之辭則必曰敬爾有官治爾有政於明刑則必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又曰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其惓惓蓋如此以考績之賢必能夙夜不

忘於茲以求無負於

上任官慎刑之意則庶幾可以稱其任而毅望豈不大著

人將益稱其賢哉於其行也翰林侍講胡永齋徵詩為

贈而屬予序之以嘗知考績者也遂書以引群作

送許太守赴汀州序

在昔

太宗皇帝臨御天下崇重儒教興起斯文命儒臣纂修四書五經及性理諸書一時文學之臣咸萃館閣恩待逾擧書成各授以官儒者之榮遇孰有加於此哉太學生天台許君敬軒實與其列擢官禮部司務敬軒負志氣

有才學居官清慎和易嘉譽著聞於時
仁宗皇帝錫敕命以榮之
今上皇帝嗣位陞禮部儀制員外郎敬軒益圖稱厥任凡
朝廷禮文制度皆其所掌無造次有愆自大宗伯而下
莫不器重之謂其可膺重任也今年冬十一月詔廷臣
舉賢能可任牧民者僉以敬軒應詔所舉凡二十五人
皆拜郡守而敬軒則擢守閩之汀州又皆賜璽書嘉勉
俾馳傳之任敬軒之行也部之同寅来徵言贈之敬軒
仕南宫與予恒往来知其性行履歷如此贈行之言其
能已哉今天下太平

上以神聖寬仁為治恩德之弘澤及庶物而天簡賢為郡守者豈非愛民之切哉夫親民莫先於守令而守之任尤最重焉率屬縣吏以治其民守得其人則政舉而民安否則民不受其惠自古重其職而難其人也以敬軒之為守夫豈不綽然有餘裕而惠及於汀之民哉夫君子之仕也必務於學學則明理達分知為政之體能如是雖位乎公卿居乎廟堂無所不可況守一郡者乎然則敬軒從諸儒修纂其於學也有素矣官儀臺其熟於禮度也久矣其行也益勵其志以善其政必矣而

皇上愛民之盛心斯可以無負汀民欽頌其德如古人之

賢太守者予有待於敬軒也故不辭序此為贈是亦諸
同寅之意也

送熊弘毅還金谿序

熊為金谿望族代多顯聞今其族之彥曰士字弘毅者
最穎秀而可稱者也弘毅早承家訓能力學讀書史喜
工詩兼通星曆卜筮之學論人禍福皆有徵驗嘗游閩
浙與搢紳之士相往來名聲籍甚然雅不樂仕進有欲
薦之者輒力辭曰吾有老母在養志不尚功名也乃慕
宋熊皎之為人因自號為九華樵者云家故多田產有
司遣輸賦北京既輸之官而嘗與游者延致之弘毅乃

留寓凡踰年而朝之公卿大夫亦皆聞其名嘉其所學甚精多惠之詩詞今將還鄉而與其相知者又徵予文以贈之予與弘毅同邑知其為人大概如此乃為之言曰士君子立身能致謹於行精於學業雖無名位而人皆敬之仰之彼有昂昂然居一官守一職者行之不修學之不精識者反陋棄焉予見若是者多矣而弘毅一青布乃有譽於時若此得非嘉其行之謹而學能專其業乎是蓋愈於有位者矣其歸也將遨遊於長林大谷之間漱長流枕白石卧煙霞浩歌微吟以適其志求無負棲者之名也必矣古有托畊釣以隱遁終身而其名

垂之千載者弘毅以此終勉之毅聞寧不著於悠久哉鄉之人幸無訑為異也遂為之書

黃氏重修族譜序

惟黃氏遠有代序而居于盱之官溪者始於唐末撫州兵馬節度使表自表而下子孫衆多皆讀書尚禮義仕者為檢院郡守令佐隱者以文學行誼見稱其後族姓益蕃則析居于臨川讓里金谿諸處俱能世守詩書之訓故盱撫之間咸稱黃氏為名族而來居金谿者實表之十七世孫榮卿婿於邑南曾氏遂家焉迨今胤嗣繩繩曰仲迎季迎尤卓然克世其家嘗重修其家譜既成

予適省親還鄉仲迎兄弟謁予請文為序予與仲迎居同里童稚時嘗同學於其從伯孝昭甫辱愛於其尊父德貞長而交於仲迎季迎序固不可辭也竊惟大江之西盱撫居上流山水深秀世稱其間多文獻故家名人碩士比固然矣予則以為不然名門鉅姓歷數十世盛而不衰者蓋必有積德所致耳嘗聞長者言黃氏之先多務善及見孝昭德貞甫與仲迎兄弟皆淳和謹厚則世澤綿衍衣纓蕃盛彌久而彌大者不亦宜乎是譜固宜嗣而修之也夫譜之作使人敦孝敬篤恩愛無以非行辱其先非禮忝其序而世紹厥德蓋甚重矣仲迎其

知此哉繼自今凡為後人者可不惕然以思允迪前人之德世世相承俾族益弘衍盛大則斯譜將傳之悠久無窮矣故樂為仲迎序之

送詹知縣還寧德詩序

予嘗自維揚經盂城覽觀江淮山川省其風俗父老為予言前興化縣令詹侯賢而有才廉介而慈愛有惠政及於民惜今去此矣予聞之竊為喜焉夫興化為縣屬盂城而詹侯則予之友也侯字仕顯為人疏通敏達明經勵行由太學生出宰興化以丁外艱去職今為福州寧德縣令其縣之人仕於朝與商賈往來者皆稱道其

賢如在輿化時嗟夫唐侯之為政何其感人之深耶蓋
嘗觀夫水之流也滔滔汩汩勢在趨下苟壅遏之則奔
潰横逆至於為害木之生也喬然而長其勢可至於千
尋或軋之偃之彼不■得為良材矣治人之道豈異於
此哉必順其性而已為之教導撫摩懷以恩愛與其所
欲而去其所惡則孰不欣然趨事赴工而仰慕其上哉
世有尋尚苛刻以威勢凌下其民乃咈然弗從而欲善
其治也難矣若侯則有異於此宜其感於人者深也孔
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
誠服之也其侯之謂乎侯以考績來京師詔還其官于

鄉德衆皆賦詩贈之予則具道其所聞者以爲之序

雲林鍾秀圖詩序

金谿東北三十里其地曰雲林其山之高者曰白馬有三十六峯岐嶷聳拔上薄霄漢石洞澗壑縈迴深窅莫可窮極靈氣所萃不特龍蛇虎豹琅玕芝草生於其間盖鍾於人而有瑰傑奇偉之士也鄧公愈康家于峯之陽其先有清溪翁者在五代時自鄱陽來居翁之後子孫蕃盛曰雱起民兵於宋討平苗付劉正彥官至統領曰新齋本路提刑入

國朝曰東甫南陽令曰逵仁九江訓導曰維貞兵部員外

郎曰宗器力學授徒予鄉曰孟郁隱而有德愈康則孟郁之子也以明經第進士通判武昌永州二郡有惠政及民今擢為楚府長史所謂靈氣所鍾為瓌偉之士豈非是哉愈康之從兄景韶從游方外為道錄司官龍虎山巢雲予作雲林鍾秀圖遺之愈康拜館史景韶以茲圖為贈徵士大夫詩賦而屬予為序夫山川之高深其鍾靈氣于人蓋自古而然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其有徵者也而鄧氏居雲林凡數百年猶詩書仕宦不絕於此益可信矣斯圖為愈康而贈豈不宜乎雖然愈康方際遇太平之時獲是顯擢為

藩王輔相予知其志必以忠貞之操益自加勉以嗣前人休光則山川之秀寧不掞之於悠久無窮者哉愈康與予同鄉且相知竊嘉其介直有操守故樂爲序於圖右以引諸作

陳氏族譜序

同里陳士軫士旻兄弟五人故處士諱伯銘（伯剛）之子也重修其家譜既成適予蒙恩省親還鄉來徵言爲譜序按陳氏其先世居江州實宜都王叔明之後也叔明五世孫兼官至秘書少監集賢院大學士兼之後曰崇曰衮曰褒立家訓以義相聚南唐時旌表其門閭由是江

州陳氏擅於天下矣宋太祖時以御書賜四方有德之家惟陳氏所得三十三卷藏之于家而孝義之風益為彰著其後有諱待者宦游未撫因家金谿乃予之同里也待生叅叅生録録生仲累官樞密院副使卒仍教塟江州仲生天愈天愈生瑞瑞生良為星子慕官良生伯銘伯剛伯剛後益蕃盛譜之所載世系甚明譜之重修支派不紊序之亦固宜矣雖然江州之族世以孝義聚於一門古今之所共知也而譜者所以合族屬敦孝敬非徒然而作則士軫與士旻之重修也非欲以孝以義而紹述其先世者乎凡為其子孫者尚無忘於此恪守

家訓以繼夫汾州之盛可也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於族譜有耀矣士軫與諸兄弟皆淳謹嗜學云

送袁忠歎還寧波詩序

尚寶少卿袁公忠徹柳莊先生廷玉之子也先生官至太常而卒少卿兄弟四人而嚴毅介持讀書博文者無踰於少卿也少卿交朋友以信義而不為市道之習居家庭以禮自淑而不急以肆教子弟以忠孝勤儉持其身無自縱而傲故京師士大夫知少卿者皆曰少卿善持身也善訓子弟也又曰柳莊家法甚嚴而少卿綽有父風可謂賢也去年少卿之弟忠歎以省兄而來少卿

喜甚相與敦友愛之誼既極其至而又以其相別之久學之未力而操履之或未至也叅尋之間以所謂教子弟以忠孝勤儉者語之至凡接人處己事之切近者亦諄諄言之必欲其身脩行純卓然有立耳士大夫又曰少卿非但能淑其身以及子而於其弟則愛之尤篤也謂少卿為賢亦信矣哉忠欵居踰年將還其鄉於是素賢少卿者相與賦詩贈忠欵而侍讀陳君光世属予序之嗚呼少卿之嚴教能致謹其家教若是無待於余言矣然竊與少卿相知又安可無言為忠欵告耶少卿可謂無愧於為人兄矣昔晝師徳教弟以容忍孝文本戒

弟去浮靡之習步卿有之夙衰之於其兄愛敬極至而
司馬公之奉兄伯康其誼老而彌篤忠欵尚勉之則無
愧於為人弟而柳莊先生之家訓為不墜士大夫又豈
不以忠欵為賢哉嗚呼予為忠欵告者如此是忠欵終
兄之志也遂書于衆作之右

全谿重修縣志序

聖天子嗣大寶位之明年改元洪熙春三月予奉詔省親
南還邑耆老盧義端劉紹剛與邑之士請予曰重修縣
志成祈先生序而鋟諸梓予不敢辭閱所修志凡建置
沿革疆域里至山川風俗古跡人物之屬皆準昔

太宗文皇帝在御時詔郡縣纂修地志凡例而其中加詳焉邑士與耆老之用心亦勤矣予奚容贅辭然竊喜為之言者吾邑之地方百里而山水清秀習俗淳厚自昔農尚耕稼士務學有德操仕者有政績固非止一人而其間獨有可稱道者葛氏孝烈二女新田吳節婦元死節之臣待制董公嘐元亡隱而不仕者劉尚書傑陳鄭州孝石其忠孝之節炳然煥然昭如日星在他邑或未之有也而志則備書之誠足以為吾邑天下後世之光序其志而傳之久遠不亦宜乎嗚呼忠孝者立身之大節也士君子之行莫重於此觀是志者無徒覽其山川

右斯賦詠之美尚景仰前哲以忠以孝是則是效俾士習益淳風俗益厚則志之作豈徒用其心哉敢以是勸夫邑之人亦豈非義端諸耆老之意耶肅書以為志序

送危縣丞復任序

朝廷有百里之地以一令治之為不足又佐之以丞者欲其同心協力佐輔以善其政治而愛養斯民也故二年廷戒令或不久於位則丞行丞或不久於位則令行以是觀之令丞之治邑蓋一體也金谿危嘉善初以名家賢子弟為有司薦授延平之順昌丞今年以久於其位述職來京師既歸求予言為贈予曰贈者增益之謂

嘉善資稟和厚讀書達理不待予言增益矣未能優賂
為政乎易又不待予言增益矣今出而政成民皆悅服
雖無增益可矣而又拳拳欲得予言者豈非心有所不
足而求進者乎若是足以為丞矣夫丞所謂佐令者也
事有不可政有廢棄丞皆當舉之然非誠不足以致令
之聽嘉善求言以勉進之莫切於誠也以誠交契於令
則上下協和彼此相得言聽計行何志之不達何政之
不成何民之不得其所何物之不遂其性哉傳曰誠可
以動天地感鬼神而况於令乎况於為政乎嘉善行惟
以誠自持始終不渝斯能盡丞之職不負朝廷設官分

職之意而善譽流布又將顯擢榮陞矣因以誠爲嘉善勉其所增益豈不大哉

送劉學正赴泰安州序

正統十三年戊辰春二月南宮試天下貢士登名右榜者六百人俱當授敎官而願入太學讀書者四百二十餘人蓋年少之士惟欲一舉登科第居顯要以敎官秩卑不足以行其志也遂志乃願就其職與之同志者止一百八十餘人吏部請俱除州縣學官而遂志以第一人授山東泰安州學正余喜曰學官師儒也爲人模範士之成才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皆本於師師之道甚

重其職非他有司可比百人十八者知師道不輕爾為
不辭可謂賢矣蓋亦以遂志為首稱也遂志居金谿宋
三司磨勘式之後式藏書數萬卷號曰墨莊子孫能世
其家而仕者相繼若原父貢父俱為侍從疑之道原靜
春先生俱有名位學行靜春之孫全州守符始來居金
谿族亦蕃盛元工部尚書集賢學士傑敎望顯赫洪武
永樂間給事中思學監察御史汝和俱卓然可稱一門
衣纓之盛迨今如昔遂志之學得之家傳授官學正人
稱其賢者不亦宜哉泰安山東大州也士負氣尚力頗
知務學遂志往以德行為其模範以家學廣其傳授士

豈不變化氣質勤於學而敎於行才之成者濟濟其人永遂志無負於興敎之職能繼承先世之德師道必為之大振名位由此而進彼年少志銳欲一舉躋顯要者亦未必踰於此也遂志端厚有識量二親偕老康寧盡其職以顯榮於親者必不如勉焉於其行交游者請言贈余以同邑且有姻好故知其家世之詳叅職南宮知士之志向有所不同乃為遂志道之且以期之

李紹白決別詩序

詩之作至於憂思哀怨者讀之豈無所感歎焉若黃鳥之哀蓼莪之悲屺岵之思非止一篇也下逮屈子之忠

君貢生之傷時張衡之愁思蘇子卿之叙離別死生患難忠厚惻怛殷勤覩愛之意莫不寓於其間讀之有所感發而興起者豈非此乎後世作者雖多樂則放哀則傷憐貧賤則怨懟至死則呼號怨憤其言非出於正辭雖工麗其何足以感動於人哉樂安李紹白篤志力學之士也以疾將殆乃作近體詩六章與諸父兄弟子姪朋友相决別其言感父兄之教訓勉子弟務學而叙朋友之交誼言有不盡而意則無窮也其兄福州別駕能白來京師出以示余乃法然曰此吾弟絕筆之辭也幸序之俾傳於不朽嗚呼古之人不可見矣古之詩不可

尚矣世俗靡麗之作既無足取者而絕句乃有是作焉雖臨終引興其辭未能如古而親愛殷勤之情藹然可見非呼號怨憤者所可比擬讀者亦寧不有所感歎興起者哉惜其賢而天不假之以年今不可復見矣然幸有是詩存焉他日采詩者必録而傳之又豈不以孝友稱之乎則是詩為不泯將益有所感慕者矣故為序其端以示其子孫且以慰別駕之悲愴云

送陳致中赴清澗縣教諭序

延安在關峽之北其屬縣曰清澗今陳君致中去為縣學教諭致中永新人領鄉薦來試南宮中右榜既而復

試于廷亦優等故膺是選或者謂延安地遠且官秩卑
致中才高不足以盡其用惟其友刑部郎中龍君升獨
壯之相率為歌詩贈其行而屬予為序乃為之言曰自
古建學立師以明教化厚風俗師之任甚難其人必行
醇學博躬行於上以表率其下夫豈徒然哉肄詩書道
德仁義孝弟忠信之理以化導其人使人人皆知所向
方忠其君而親其上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凡所謂死生
禍福利害舉不足以動其中然後無愧於為人師是以
古之人重師道而不敢自居孟子有言曰人之患在好
為人師昌黎韓子之作師說亦曰師之所存道之所存

也師豈可易而視之哉世之務名之士乃或以取高科登顯仕為快意以州縣之師為卑職而不得以展其志夫古之君子自少至長自窮至達未嘗離於學而所學者無非修己治人之道蓋唯恐其講之不精行之不力此其自知之篤故其心不慕乎外而其道終可以及諸人行諸天下施諸後世今為學不如古人輒自馳騖於高遠而不重其本是昧於道者也夫昧於道者治己且未能況為學校之師哉致中生東南文獻之邦積學勵行有年矣今去為人師必能以此道自尊矣必能以所學淑諸人矣西北古稱多才傑從自彬彬出焉必由致

中以啓之若以地遠秩卑爲言者非致中之心也因叙

於篇端且以告于時之人

涂先生遺詩序

新城涂先生既没之二十餘年其嗣子㴶得先生遺詩

一章乃存日所致叔父手書而詩系于後也先生諱欽

字父將登洪武乙丑進士第選爲工部庶吉士尋除廣

東馬源縣丞之官次馬當風覆舟而没此詩初治工部

時作也是時先生之祖父母俱高年困閒訊喜而致書

言登高科膺寵擢幸祖父康寧詩之意槩如此嘗閒建

安令余君子恭與余言與先生同爲庶吉士先生博學

能詩善書楷術不幸其早亡矣迨今乃得與先生之子順

同為進士官翰林因得讀先生此詩曰嗟乎余居之言

可徵也先生不可作也詩本於性情發為聲音而形於

咨嗟嘆詠焉有美惡邪正以示勸戒敦彝倫興孝敬學

風俗莫先乎詩是故孝子之於親也南陔白華其辭雖

亡而蓼莪屺岵之章猶可諷詠言約而明肆而深悲而

不怨可以觀感興起詩之謂乎後世不然亡風雅之音

失性情之正肆靡麗之辭憂思之至則噍殺憤怨喜樂

之至則放逸謠辟於風何助焉先生蓋異於此也出於

文明盛大之朝以明經登高第躋顯膴是詩雖一時之

作然辭直而婉喜而不矜思而不憂殷勤朝望忠君愛親之意讀之藹然使人知所孝敬盛世之音如是哉惜先生才未究用不得大放厥辭薦之清廟被之絃歌以震耀當世竟齎志而沒平生所為不守俱溺焉所存者唯此詩耳亦宜子順之寶藏若連城重璧也今又求諸士大夫和章以永其傳而屬予為叙乃以昔所聞者并書之讀是詩者亦豈無所慨嘆企慕哉

鄭處士壽詩序

永樂十有三年歲在乙未秋太史奏壽星見天下治平聖主壽昌福及於民庶文武百僚舞忭稱賀歡呼之聲動

于朝野吏部司務鄭君誠置酒與鄉友之在京師者會
于邸第以慶以壽酒半言於衆曰與諸君值今日可不
樂乎吾親偕老無恙而吾父始生之日將及期雖遠
不獲奉巵酒上壽幸覩星纏之光發祥于天為
聖主之福亦豈無錫而及吾老親乎於是衆皆書相與飲
盡歡監察御史丘君墉鐘君旭翰林庶吉士涂君順咸
在坐明日遂相率為詩歌俾緘而歸之以壽其親屬予
叙其端鄭氏世家盱江曰守中先生司務君之尊府也
一門同居者三世矣先生兄弟四人而年最長讀書力
學孝友樸直與宜人王氏俱享高年今有子列官於朝

光顯振發何其盛哉夫天下之人無凶灾夭閼皷欲固

若必上有以煦育之明道德仁義作禮樂施恩惠宣揚

洪化故陰陽以和風雨以時三光貞明百物蕃庶而人

樂壽考非今之時歟故先生得優游逸豫享有其年若

是也書曰用孝養厥父詩亦曰維此春酒以介眉壽此

祈頌之辭皆在於周之盛時今觀諸君子之什雖為先

生壽且以慰司務君之惟然發之於䏈𦡊顯著之時所

以詩詠太平者又豈不在茲乎先生亦必喜而詩之也

故叙而引之

送黃知縣赴任詩序

太常典簿黄侯球出知于雲夢縣將行其友翰林修撰

余君正安與侯常所游者賦詩爲贈屬予爲文序之夫

雲夢荆楚之大澤也周官職方曰雲夢方八百餘里跨

江之南北蓋其地廣　物產橘柚菁茅金錫虎豹麋鹿

魚鱉之屬可以足民用充貢賦者皆出茲土故其爲邑

最大然而深僻靜遠無四方車馬往來之會聞之近時

令於是者皆謂得其所而足以自逸或者誦司馬之賦

以矜奓猷賞盤遊終日以爲樂者亦未嘗無也余竊慨

嘆於此因是有告於黄侯者矣天下之治未以利其民

爲之令者固不可因其地之勝盡其地之利以益矛逸

而不以利其民也是故憂民之事節民之勞使之各盡其力耕之於野採之於山而商賈之於道途焉以厚其生而利之也苟不知此則窮耳目之玩恣思以厲其下而所謂金錫虎豹麋鹿之屬皆取而有之則民日不足民不足則賦不充咨嗟怨嘆之聲作而諂以濟矣今董侯是行也予知其樂於此然所以持己者必盡其心尚為告其父老子弟曰今

朝廷無事萬方清寧雲夢之野周無苦楚子之畋獵者民可以樂其生矣吾豈務為遊觀乎又必告之曰民之樂其生當習詩書俎豆以厚其俗出貢賦以時供於上吾

豈厲民以自奉有罰於令者如是則民莫不欣然而從翕然而治矣予知黃侯賢而有為廉直而豈弟其政將有成也乃以是告之故凡賦詩者皆屬意於此詩總若干首而予則書以為序之云

薊門送別圖序

北京太學生劉克已以纂修入翰林擢為禮部司務時車駕駐蹕于茲乃詔克已還淮南京交游之士相與祖餞于薊城門之外遂為圖而各賦以詩侍講曾公既為之序克已曰予知我者可無言乎予不獲辭乃告之曰克已是行亦榮矣哉士之顯晦用舍在時之遇不遇耳於

栢產於深山大澤之野遇匠氏顧之以其良材而取之則可為明堂大廈之用不然與凡草木同朽腐而已矣玉出於藍田玉人知其為寶取而琢磨之則可為宗廟瑚璉之器否則終於沉翳與瓦礫相混矣君子之懷抱才器將為天下國家之用以遇於時則得以行其道時之不遇雖有出群之才卓異之見亦無所施終於棄遺豈不猶木之朽腐玉之沉翳者乎吾克已則不然當

朝建明盛之時由鄉校貢京師登胄監從諸儒於館閣纂修性理諸書儒者之榮幸至矣而未得擢尚書之幕屬尚書

掌公牘稽治其屬吏勤怠事皆得而專之夫尚書太臣

也其俾勤也而苑已得治其屬吏而專其所事居是職謂非榮且幸不可也是所謂遇其時也得行其道也然古之所謂大丈夫者得其時不爲則已爲則必底于有成自卑而陟高從近而致遠理勢有所必至克己尚益自勵焉惟忠與勤進而不已終至膺重爵享厚祿如於栢之椽明堂美玉之爲瑚璉必如是而止予之可告者以此克己曰此某之志敢不早夜欲事以副吾子期望於是衆皆喜曰克己爲人素端介淳直必如吾子所言遂各書所賦詩于圖之左而予則序之云

送顧僉事赴江西詩序

監察御史項君民彝按臨江西還朝輯錄其所行政績
名曰觀風事畧屬予為序初民彝之行也
聖天子巡狩在北京遣使出省觀風俗糾察吏治申理冤
抑民彝遂有江西之命予時亦忝扈從公行數月之間
商賈往來與士大夫至者果相與言曰項公賢而有為
問之則曰弭盜賊黜贓吏平反冤獄旱則祈禱致雨稍
暇則與士子談論詩書從容和樂而有介直忠亮之意
予聞之益喜今又得觀是編所載事績皆予所聞知者
因嘆夫民彝可謂無媿於風紀之任者矣嗚呼君子之
仕也要必以學為本周書曰學古入官孟子亦曰幼學

而推行夫所謂學者服聖賢之言究道德之蘊察治亂之原以明其旨趣端其心術則施於政事者必有其效不學則無術雖進用於時亦未必能合於道也民彝昔隱栝蒼山中探究經史肆力於文章以薦超擢爲御史而民彝愈懍退惕勵立朝正色無阿附昔巡歷晉冀之閒所至輒有嘉譽今政績著於江右者尤赫然爲人所感慕蓋有學以爲之本故見諸施設者如此雖然古今有言學則患於自足官則怠於宦成由是益之以弘博而勵之以節概則德益進而業益廣民彝必如是而後止則是編所錄亦將傳之永久矣姑叙于其末

桃林書院詩序

古者鄉學之制有庠序家塾之教為之士者自幼至長未嘗不在於學凡詩書六藝之文孝弟忠信之道絃歌舞蹈之節祭祀登降之儀討論講習以廣知識通達其理而為天下國家之用所以化成俗美者豈不由學乎周衰其制盡壞學者不究其實徒誦說章句以趨時干祿道之不明仁政之不行而治不若古者非以此歟千載而下攷亭朱子始發明古道上繼前聖明小學大學之教使人治其性修其行正心誠意而造道進德是以白鹿鵝湖為講道之所當是時儒生士子執經問道翕

然桐從有三代鄉校之遺風焉後世之士有志於古者
未嘗不企慕於此也吉水羅君汝寬所居里曰桃林其
先世多讀書登顯仕與享有壽考者至汝寬益奮勵自
勉乃作桃林書院從諸父兄師友肄業其中而究其所
謂詩書六藝孝弟之道且以訓其鄉人子弟如古昔家
塾之教而又竊慕白鹿鵝湖之遺範也嗟夫汝寬之用
心可謂勤於為學而善於景仰先哲矣故其所造就德
性純雅器度弘遠而學問博洽遂用薦為臨江郡學訓
導今再遷邵武郡學然弟子之從游桃林者日衆弦歌
不絕予益知汝寬之學可以淑諸人所以昭

聖代文明之治如古昔盛時者豈不在茲乎汝寬乃求諸

詩章歸刻于書院之壁用垂永久而其兄翰林修撰汝

敬屬予為序故為書之

望雲詩序

括蒼洪庭信以富室徙居北京去家日遠而母孺人在

堂思欲歸省而未得常徘徊南望孤雲慨然興嘆於是

大夫士競為賦望雲之詩庭信集為卷帙徵余言序之

夫雲山川之氣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彌布霄漢氤氳

紛郁變化無窮而卷舒莫定者雲也人子之思親每托

意於此者豈非以狄梁公登太行反顧白雲而興歎者

歎夫梁公思親之情至矣得於目之所見者如此後人往往企慕為之賦詠以寓其意若庭信者是已亦可謂善於思親者乎夫人之心固不能忘乎親也昔者孝子行役於外則有陟彼屺岵之辭至於心之憂傷則有明發不寐之歎此自遺時不偶故其辭若有所悲憤者亦宜其然也今天下承平民物恬熙而庭信優得為京師之民優游安閒固足慰其親矣而方且思之不已其心蓋油然欲慕乎梁公者亦異乎昔之人屺岵之興懷不寐而怨嗟者矣夫梁公忠孝之士天下古今之所共知也慕其人而師其行君子有取焉庭信尚勉力於斯則

庶幾為覩之榮而托意於望雲其何愧哉洪氏世居番
陽宋忠宣公皓名望顯著忠宣之後有諱紀者遊宦至
括遂家青田之鵰衢至庭信之祖父皆讀書好德然則
勵志以忠孝乃所以世其家也故樂為庭信道之

送張博士序

儒者之學究六經之文以明乎聖人之道必有師授焉
自漢之興經學所始言易則緇川田生言書則濟南伏
生詩則魯申培公禮則高堂生而言春秋者治公羊則
齊有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毋生授嬴大呂步舒㲄梁
則瑕丘江公嘗榮廣授蔡千秋左氏則張蒼賈誼而其

後傳之賈護劉歆三傳之學於是大顯至晉則杜元凱注左氏范甯注穀梁何休注公羊然而論者謂漢晉以來專門名家之言多蔽於臆見各有不同皆未為至當也嗟夫經之明固難矣而況於春秋諸家之說有如是哉至宋安國胡先生始叅酌衆論辨其異同斷其是非而為之傳庶幾夫子筆削之旨昭然可考而學者有所依據矣雖然其微辭奥旨褒貶之意寓乎其間亦有未易明者非有所指授則鮮莫能究其底藴而徒事於膚淺惑於臆見者葢或有之經之學貴於有師者此也臨江張先生子儀以明經為莆田縣學官歷戍都潮洲二

府學教授所至人才多所造就今年秋考績至行在遂
擢為南京國子博士聞者咸以先生為宜然亦未知先
生造詣之深也先生嘗學春秋於胡公行簡公遂於春
秋之學為東南學者宗師而先生所得實多繼又學易
書於雪崖金先生切磋琢磨之精講習討論之至殆非
一日所謂究六經之文以明聖人之道先生葢有所師
授焉豈徒事專門章句之學者哉是以掌教郡縣其道
已行今去為國子師必將進諸生訓之以仁義忠孝以
明乎春秋之大義又豈無如董賈者出於其間而為斯
道之光乎其行也先生之門人翰林典籍黃君約仲求

諸詩歌為先生之華黍徵文弁其端以先生學有源委故序以引之

棠陰八景詩序

宜黄亦名宜川宜川之東二十里曰棠陰中書舍人吳君彥積與其從子禮部員外郎起濱之所居也環棠陰多山而景物最勝其東曰卓望之山高聳秀特蜿蜒起伏而西數十里衍為坡陀有古楓百餘株曰楓林又西北一山曰螺阜螺阜之西與卓望相峙者曰挑屏三峯壁立霄漢其南有大溪曰查浦原隰之夷曠者曰東園溪之涯為橋者曰觀埠泉之出石崖懸流數十仞者曰

建溪皆偉觀也二君乃第其景為八曰阜望朝陽楓林夜月螺阜春雲桃屏霽雪天白查浦漁歌東園牧唱觀埠長橋建溪飛瀑捴而名之曰宗陰八景徵縉紳大夫賦詩屬予序之予於是竊歎夫山川之奇勝險絕名於天下者若泰華終南天台廬嶽江河淮泗之流呂梁龍門之險世之人所共知而覧其勝概者往往形諸詠歌至若一州一邑之間雖有奇偉之觀而其地稍僻四方遊士之所不至則無有稱道之者其名遂泯而無聞矣宗陰非四達之衢而所謂阜望螺阜查浦者今二君表而出之使人皆愛慕而賦詠焉將與天下之奇勝者俱

得名矣亦何其偉哉蓋吳氏系出唐太史兢兢之後凡七世有諱某者仕江南封宣城公又三傳曰球遂居于崇陰歷世甚久而其間多名人碩士至二君俱列官于
朝有文學行誼或者謂卓望諸山靈氣所鍾故其一門之盛如此是則二君表其景之勝而詠歌之者豈特使山水得名哉川嶽之秀萃美於吳氏者於此亦可徵矣予與二君同郡相知之久故不辭書以為八景詩序云

送按察使李公赴江西序

聖天子自嗣登大寶以來孜孜圖治簡賢才以任庶職而於方面之臣必咨訪廷之大臣以廉正賢能者任之蓋

慎重其選非庶官之可比也二年春三月詔以監察御史雲中李公宗倫爲江西按察使宗倫謹厚士也初以鄉貢升太學理刑于棘寺能毅著聞遂擢爲御史持法無私鞫獄平恕按巡列郡除姦剔蠹吏畏民悅嘗督捕河南妖賊盡獲其黨獻之于朝風猷遠著人皆稱之憲使之擢蓋

上所知且咨訪而得之者也夫豈不宜哉雖然憲使重任秉持法度振肅一方屬吏之貪暴政事之廢弛賢人之淹滯風俗之澆薄盜賊之弗靖獄訟之有冤皆當詢察糾擊而正之以法非有至公之心明決之才弘博之識

寬平之量若不足以任其事矧江西大藩尤在於得其人乎前時持憲紀者固云得人然久於任則自尊理事專則勢重似若矜傲不能容衆因是衆志不協事有緩急而獲戾焉宗倫往必能反其所為從容振勵於事無負於上之所用也審矣夫士之抱負才識者仕於時得為憲官必欲行其志立功立名以垂休於無窮焉況往至憲使乎此宗倫所能予敢以是期之宗倫之擢同時凡四人皆御史宗倫為使尹公子穀為副使陳公灝李公懋為僉事三人俱清介有才學既行而宗倫以奉使于外至是始還朝受命而往御史東海秉常叙同寮之

好托繪者作金臺送別圖又賦詩徵予爲序予知宗倫遂書以引諸作者葢有望於宗倫及予斂三公也

故少師工部尚書贈太師楊公挽詩序

嗚呼國家之興生賢俊以爲輔佐之臣上倚任之如股肱下愛戴之如父母其去也人思之不忘而死則人哀之有巷哭而罷市者焉亦何其致是哉有德以致君有恩以及人而感於人者深也當

太宗皇帝正位之初才俊之士蔚如雲興而建安楊公以詞苑之臣特受寵遇自侍講累陞至文淵閣大學士太常卿工部尚書又兩陞至少傅進位少師兼事

列聖凡四十年位崇任重寵眷彌厚以省先墓歸故鄉既
還朝至錢塘以疾終訃聞上震悼公卿大夫哭之慟四
方之人今哀之甚至有相聚里巷而歎歔流涕者焉蓋公
立朝也論思獻替經邦弘化既竭其忠誠至於兵戎之
政邊鄙之務悉咨其謀議公所裁決罔或不中治有成
功人蒙其惠卓然為時名卿天之生賢以為國家輔佐
者非公其誰歟嗚呼為國致治賢者不可以一日而去
位也矧公輔相大臣乎公亡人人既哭之乃又賦詩詞
以哀挽之公諸子錄其詩屬英為序嗚呼公之名德當
載諸史冊以垂後世固不待於詩然詩之作情之所感

其言有不能已者也後之誦是詩者豈不益知所感仰
公之德於無窮哉英廖知於公最厚乃收淚而為之書

送金少卿還姑蘇序

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學士金公公素上疏言
太宗皇帝臣以文學擢經局正字侍
仁宗皇帝於東宮既而以連逮困滯凡十餘年
仁皇嗣位特擢臣翰林脩撰又九載矣
聖皇眷念舊人久次不徙官進臣太常學士二職又褒以
誥命贈及先世自愧莫能補報而臣之私情以去家然
乞賜假歸故鄉展省先壠少慰孝思感恩圖報永永不

敢有忌詔先公所請公乃行朝之搢紳大夫皆以公歸
爲榮而兵部郎中李賁来徵予贈之以言嗟夫公之還
鄉豈不爲榮哉然公之用其顚晦有非他人之所知而
予則知之深信之篤也蓋天之於賢者畀以才行俾出
而爲天下國家之用乃不驟而進之必使之屈抑而後
伸其志則所造也深所積也厚其所發也弘而所施也
博古之人曰天將老其才而用之是也公制行清謹問
學博洽文章古雅方其仕也人皆冀其顯達乃不遇久
而始遷焉優游乎容臺詞苑之間清華顯要非他職可
比天之造就其才使屈而後伸者予於公所以知之而

信之也今乃衣錦而歸固宜為之榮至於拜謁先塋焚黄以昭其光寵蘇人又必為之榮也雖然歐陽子有言士為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别公舊臣為上所寵任者乎從容廟堂贊襄啟沃大展其謀猷老而益壯者蓋將見之而公之所謂感恩圖報者正在於是也故不辭為道其實以華公之行

吉水錢氏族譜序

自宗法廢而譜牒作譜者紀世系明尊卑以統宗族而篤於親親之誼也故族不可以無譜無譜則派系尊卑皆紊而族之人將昧昧焉不知其本親誼莫敦而倫理

之道廢矣於乎譜之所繫者甚大而近時之人或不知重此也能篤意於譜之脩者非仁人君子哉翰林侍讀學士錢公習禮實吴越王鏐之裔也鏐之後四世忠懿王弘俶其弟惟濟為吉州防禦使子昕遂家于廬陵其後諱知者又徙吉水之諸源子孫蕃衍今為吉水鉅族矣舊譜亡失公迺譜之畧其先而始於知以下則備書之其派系之分尊卑之序秩然不紊觀者孰不知其所自而惇於親誼也哉嗟夫公以文章學行職居代言不以貴顯自足而於譜之作惓惓如此非所謂仁人也歟譜成屬予為序又遣其仲子鳳踵還鄉俾録梓以下[illegible]

族人以傳於後世公之用心何其勤耶予於是爲公嘉之傳曰君子篤於親公之謂也凡公之子孫與族之人以無忘公之志也迺爲書之

職方周先生詩藁序

周先生岐鳳自教官爲縣佐爲國子師又兩遷爲王府紀善今爲兵部職方員外郎敭歷凡三十餘年矣而所作詩文不暇千數閒録百餘篇示予曰此近藁也子爲我序之予家食時嘗聞先生之名而深切仰慕及来京師辱與先生游而又嘗獲與之舟北上以聆其議論談笑凡道途所經先生輙形之賦詠長歌短篇援筆而就

浩乎若江河之流滔滔汩汩莫之能止因嘆乎先生之才學如此蓋深慰予之所仰慕也已及今又得觀先生詩藁不特詩歌之富凡賦頌箴銘記序諸體之作皆典則有法度則先生之於文章可謂浩博而雅正者矣昌黎韓子所謂連類窮情盡變寂寞乎短章舂容乎大篇者是也今之士若先生者幾何人哉是藁也當與平生所著述而編輯之以傳于世何幸厠名其間故不辭而為之序云

會試録序

正統七年春二月歲當大比天下之士就試于禮部者

凡千人尚書臣濙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直先期

請官考試是月丁酉

上命臣英臣衆爲考官同考則臣球臣文臣宏臣譽臣旋臣

振臣麋監試則臣鎰臣敬己亥

陛辭入院凡三試中選者得百五十人比舊額增其數焉

猗歟盛哉仰惟

皇上以至聖大德嗣承

列聖之鴻尊居寶位撫御萬方事天地以敬事親以誠務

聖學以勤而愛民以仁心至於命官必戒其盡職而選

士則欲得其實才

聖心純一見於訓諭者蓋惓惓也臣英等承命考較夙夜祗謹豈敢以虛文應詔不求其實哉夫設科以取士也以古之於學明經者由此而進考其文藝俱有成法其命題也本於經史其措詞也必根於實理今所較閱務致其嚴差繆者黜之浮冗者斥之深僻者抑之好奇以爲工者去之惟平易通達不失於理者取焉夫豈過爲去取之嚴哉蓋惟恐取人無實不足以副

聖意也夫取人必以實行然必因言以求其實士之與選者尤當發舒所蘊對策大廷由是第進士躋顯要行其所學建功立名垂散振耀斯著其實而所謂文者非虛

言矣宋歐陽脩嘗曰士方取其文詞類若浮而少實及觀其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斯言益誠然也今豈無其人乎在士之自勉何如耳英以謭才叨列侍從日近清光恭聽

聖訓於命官取士恒諄諄然者謹識之不敢有忘故即其實書為小錄之序以勸諸士子當務實效庶無負於是選也

送傅知縣赴灤山序

自古任官必擇賢才上而公卿大夫下而百僚庶職得賢則政脩事舉民安物阜治功有成矣而言者以治先

於安民守令親近於民苟不得其人則侵漁掊刻適足以爲民非所謂安民矣民不安則事皆廢弛治何由而成守尤必重於守令之選也

聖天子自嗣位以來昭敷大德簡任賢能而以守令爲重命吏部慎擇廉能有爲者任之蓋欲其政之善民之安也傳祖彥華以太學生授灊山縣知縣彥華介直通敏明經達理歷政憲臺勤而有能入選天官試其才藝優等故授以縣令豈非選擇而用之歟夫以彥華之才學如此其至灊山也必有善政使其民嬉嬉然安於百里之内而事無不舉矣雖然君子之持己不以有才能自

務恒若有所未至以求其至焉况仕而治民者尤當加意於此也彥華於已必持之以廉守之以正加之以勤於事必行之以公無縱無慾則其政益善其惠大及於下民必有鼓舞歌頌其德政者無愧於爲令無負上之所任用也審矣於其行在京士友咸餞送之又徵予以言予與彥華同邑同出庠校知其賢故書此爲贈且勉之期之者以彥華有志之士可與道此也傅大姓其先有諱昌敏者爲臨川丞子孫居金谿今爲金谿人而居之地在縣南有溪曰槎溪云

桂氏族譜序

桂姓出天水漢有揚州刺史褒唐有永寧令仲武名載
簡冊其他莫考而居于廣信之英潭者為大族家富而
好禮衣冠文物最盛有諱從龍者自英潭從金谿之樺
墟族亦蕃盛今沭陽教諭尚雅樺墟族之卓然者也尚
雅名正以禮經登鄉舉分教山東之沂州今陞教沭陽
嘗修其家譜斷從龍為始蓋從龍為撫庠教授因居于
金谿而譜則自從龍而下詳書之其不可考者不書無
附於貴盛無棄於疎遠觀者知來歷之詳不忘其本為
之敘孝敬孚親誼者實由於此尚雅於兹譜其用心亦
至矣予聞之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家之肥張子曰子孫

賢族將大尚雅之子與孫其世世篤守此訓則族愈盛大譜之傳其有窮乎此尚雅之意也予忝同邑故書以序其譜

樸學齋